

世界名人经典系列

SHIJIE MINGREN JINGDIAN



世界名人美文经典 (二)

主编：张昌华 汪修荣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世界名人经典系列

SHIJIE MINGREN JINGDIAN

SHIJIE MING
REN JINGDIAN
经典系列

世界名人美文经典 (二)

主编：张昌华 汪修荣 策划：梁春芳

I16
94
:2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人美文经典/张昌华,汪修荣主编.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5
ISBN 7-5317-0899-X

I. 世... II. ①张... ②汪... III. 散文—作品集—
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1778 号

世界名人经典系列 世界名人美文经典

主 编 / 张昌华 汪修荣
策 划 / 梁春芳
责任编辑 / 方 卉
封面设计 / 大盟文化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印 刷 /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50×1168 1/32
印 张 / 58
字 数 / 1,100,000
印 次 / 2005 年 7 月第二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317-0899-X/1·884

定 价 / 165.00 元(全六册)

目 录

第二卷

- 259 拉格洛夫 午 睡
263 汉松·奥拉 宁静、湿润的五月黄昏
265 拉格奎斯特 父亲与我
270 伦德奎斯特·阿图 泉
271 埃克勒夫·本·古纳尔 落 日
- 〔芬 兰〕
- 273 考洛斯 萨勒玛
277 别卡宁 遥远的岛
- 〔俄 国〕
- 284 茹科夫斯基 憧 憬
285 屠格涅夫 乡 村
288 谢德林 鬣 狗
293 列夫·托尔斯泰 牛蒡花
296 列 宾 无牵无挂的幸福时刻
298 柯罗连科 火 光
300 契诃夫 白嘴鸦
303 蒲 宁 深 夜

- 307 库普林 快乐
 311 安德列耶夫 毒蛇的自白
 318 普里什文 大地的眼睛
 322 比亚杜利亚 世界的边沿在哪儿?

〔前苏联〕

- 328 江布尔·扎巴耶夫 我是株百岁的白杨树
 330 高尔基 火绒草
 332 巴乌斯托夫斯基 球花风铃草
 336 吉洪诺夫 巨匠
 339 巴甫连科 话的力量
 342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我的一天
 347 别尔戈利茨 梦
 352 维·涅克拉索夫 洗礼大街的树木
 354 C·沃罗宁 四季生活
 361 巴查尔尼可夫 自然景物特写
 366 邦达列夫 瞬间
 368 索洛乌欣 白草
 375 库兰诺夫 燕子的目光
 383 拉斯普京 贝加尔湖啊,贝加尔湖……

〔波兰〕

- 393 显克微支 二草原
 399 普鲁斯 影子
 403 伊瓦什凯维奇 草莓
 406 米沃什 存在
 408 斯·姆罗热克 我想当一匹马

〔罗马尼亚〕

- 410 扎赫里亚·斯坦库 多布罗加风光
414 博格扎 织 女

〔捷 克〕

- 416 恰佩克 田园诗情
418 雅·塞弗尔特 世界美如斯
422 鲁道·莫里茨 机灵的狐狸

〔匈牙利〕

- 428 李斯特 音乐与情感
431 裴多菲 喀尔巴阡山之行
441 尤里·巴基 《秋天里的春天》序

〔德 国〕

- 443 莱 辛 群兽争长
446 歌 德 大自然
448 让·保尔 两条路
450 诺瓦利斯 夜 颂
452 叔本华 世界的痛苦
458 海 涅 英吉利片断
464 台奥多尔·施托姆 春到海堤
466 恩格斯 风 景
477 尼 采 死亡的沉思
479 齐美尔 箴言集
482 霍普特曼 上学的第一天
485 康丁斯基 回忆录
492 亨·曼 两个好的教训

-
- | | | |
|-----|-------------|--------------------|
| 498 | 托马斯·曼 | 我的人生信念 |
| 504 | 鲁·亚·施吕德 | 向不莱梅致谢 |
| 509 | 马丁·布伯 | 人生对话 |
| 513 | 阿·德布林 | 当我归来时 |
| 516 | 爱因斯坦 | 悼念玛丽·居里 |
| 518 | 保罗·克利 | 艺术随笔 |
| 523 | 图霍尔斯基 | 房客与房东 |
| 526 | 贝希尔 | 诗 |
| 528 | 弗里德里希·西堡 | 谁来喂这些鸽子？ |
| 536 | 布莱希特 | 颂爱人 |
| 539 | 斯特里马特 | 随想录 |
| 542 | 赫尔姆林 | 父子情 |
| 548 | 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姆 | 我适应了 |
| 557 | 海·伯尔 | 优哉游哉 |
| 561 | 克里斯蒂娜·布吕克纳 | 但愿我是歌德生命更
丰厚的一半 |
| 572 | 洛克尔 | 唐吉诃德的路 |

瑞 典

【瑞典】 拉格洛夫(1858~1940)

拉格洛夫，瑞典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古斯泰·贝林的故事》、《耶路撒冷》，童话《骑鹅旅行记》等。

午 睡

拉格洛夫中尉认为，孩子们要长得健康结实，长大后能成为有用的和能干的男人和女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求他们养成午睡的习惯。抱着这种信念，在吃过午饭之后，他总是带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到农庄办事处去，那是在另一幢建筑物里面，隔住宅并不太远。

办事处是一间很大的屋子，看起来好像和马尔巴卡时代牧师们的居室一样，那时它被用来作为办公室和书房。在屋子的一端，靠近窗口处，有一张黑色的皮沙发椅，在它前面

是一张长椭圆形的桌子。在一堵墙边有一个床铺，一只黑皮椅，一张漆成黑色的巨大的胡桃木写字台和一个高大的有许多抽屉的柜子。在另一边还有一张床，一只黑皮椅，和用瓷砖砌成的壁炉。在壁炉上边的墙壁上，挂着三个鸟类标本，一只用海豹皮制成的猎袋，一把马上用的大手枪，一把击剑用的钝头剑和一把坏了的军刀。在这些武器中间，还有一对巨大的鹿角。靠近门边，一边是总是挂着布帘的壁橱，另一边是一个书柜。壁橱下边，有一只中尉的用铁皮包裹的橡木箱子，一只团队的会计用过的箱子，其中有一只角已经烧焦了一点儿。

在书柜里，中尉保存着他的一些账本，另外还有两代人用过的学校教科书。好些本《欧洲文艺》年刊和荷马、西塞罗、李维的作品挤在一起。彼得大帝和腓特烈大帝的历史，由于它们那暗褐色的厚纸板装订的封面，也被流放到了这儿。这儿还有威廉·封·布劳恩的著作——不过这些著作不是因为封面的原因，而是由于其他的原因。地板上放着一些测量仪器，那是中尉在边界线上工作时留下来的；此外还有几只小箱子，放着钓鱼用具和零碎物品。

走进办事处之后，中尉和他的两个小女儿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驱赶苍蝇。门窗全部打开了。中尉拿起一条毛巾挥舞着，两个小女孩解下她们的围裙开始击打空气。她们爬上椅子和桌子，东挥西舞，因为那些嗡嗡的苍蝇飞来飞去，似乎决心要留下来，不过，终于还是把它们赶走了，门和窗都关了起来。

然而还是有一只苍蝇没有被赶走，他们把它叫作“办公室的老苍蝇”。它对每天一次的驱赶已经习惯了，完全知道

怎样躲避驱赶。当一切都安静下来以后，它就从藏身之地跑了出来，停留在天花板上。

中尉和两个女孩没有对它再进行新的驱赶，因为他们都知道它是过于机敏了，他们决不能把它赶走。于是他们着手进行午睡之前的第二件事。女孩们放好两个皮枕头，并在沙发椅上放一只矮枕头，中尉可以把头枕在上面休息，他伸长了身子，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

接着，女孩们尖声叫喊着，扑到他的身上。他把她们抛掷起来，好像她们是两只皮球；又摆弄着她们，好像她们是两只好玩的小狗。她们则扯他的胡须，弄乱他的头发，并且爬到沙发上，和他开各种各样的玩笑。

当中尉认为孩子们已玩得够了，就拍拍手，说：“别玩了。”

怎么能够呢？孩子们继续玩着，一次又一次地爬上沙发，被抛开又被拉回来，尖声叫着，大声嚷着。

过了一会儿，中尉第二次拍手说：“真的别玩了。”

然而这次拍手也没有见效，同样的嬉闹继续着，伴随着叫声和笑声，直到中尉第三次拍手说：

“好了，真真的别玩了。”

两个女孩立刻停止了吵闹，各自上了自己的床去睡觉。

过了一会儿，中尉开始打鼾。他的鼾声并不很大，但足以使两个孩子睡不着觉，尽管中尉要求她们要养成午睡的习惯。

孩子们是不准离开床铺，也不准相互谈话的，只能够静静地躺在床上。而她们的目光却在满屋子里打转。她们瞧着地板上的破垫子，分辨着妈妈和姨妈的旧衣服，这些衣服已

被裁剪成了地毯。她们瞧着马尔姆伯格将军的肖像，它挂在墙上的两幅描绘战斗场景的油画中间。她们瞧着墨水瓶和笔，鹿角和猎袋，钝头剑和那把著名的被称为“杀兔者”的枪。她们瞧着床单上的图案，数着墙纸上的星星，看着地板上留下的钉头和窗帘上的方格花纹。时间过得真是太慢了！她们听见了别的孩子们发出的愉快的叫声，他们的年龄大了点，可以不必被迫午睡了。他们四处跑动，幸福而又自由，大口大口地吃着樱桃、醋栗和青苹果！

两个小女孩唯一的希望寄托在那只“办公室的老苍蝇”上。它正在中尉的面孔四周嗡嗡叫着，尽其所能发出喧闹之声。如果它能够一直这么嗡嗡下去，就一定会把他弄醒！

（夏 月译）

【瑞典】 汉松·奥拉(1860~1925)

汉松·奥拉，瑞典小说家、诗人、散文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走向生活之路》，长篇小说《回国》，诗歌《诗和散文诗集》、《献给祖国》等。

宁静、湿润的五月黄昏

这是一个宁静、湿润、夕阳笼罩下的五月黄昏。

朋友们坐在门庭上，观看暮色如何静静而温柔地降落在树上。

不远处，有一片圆形的山毛榉树林，浸泡在第一层浅绿色的明亮、甜美的稚嫩中。山毛榉中央是一片巨大的开阔地，从这里望去，隐约可见平原上稀疏的村落，它们像一幅精致的袖珍画，镶嵌在这翡翠的框里。

门敞开着，从客厅里飘来一阵讲述爱情的忧伤、沉重、充满痴狂思念的钢琴曲。

在森林的树身间，一位衣衫褴褛的年轻姑娘在走动，她把掉落在地上的树枝捡到围兜里。她不时地直起身子，朝别处张望，仿佛在聆听琴声，然后又俯身捡树枝。

当暮色变浓，村庄在音乐声中昏昏睡去，我想到许多生活从不去唤醒的沉睡着的乐曲。

（李 笠译）

【瑞典】 拉格奎斯特(1891~1974)

拉格奎斯特，瑞典诗人、戏剧家、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剧本《绞刑吏》，长篇小说《侏儒》、《强盗》、《女巫》等。

父 亲 与 我

记得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那时我快满十岁，父亲拉着我的手，一块儿去森林，去那里听鸟的歌声。我们挥手同母亲告别，她留在家里，因为要做晚饭，不能与我们同去。太阳暖暖地照着，我们精神抖擞地上了路。其实，我们并不把去森林，听鸟鸣看作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好像有多么稀奇或怎么的。父亲和我都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长大的，熟悉了她的一切，去不去森林，是并不打紧的。当然，我们也不是今天非去不可，只是乘礼拜天，父亲休息在家罢了。我们走在铁路线上，这里一般是不让走的，但父亲在铁路工作，便享受了这份权利。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直接去森林，无需绕圈子、走弯路了。

我们刚走入森林，四周便响起了鸟雀的啁啾和其它动物的鸣叫。燕雀、柳莺、山雀和歌鸲在灌木丛里欢唱，它们悦

耳的歌声在我们的身边飘荡。地面上铺满了一层厚厚的银莲花，白桦树刚绽出淡黄的叶子，松树吐出了新鲜的嫩芽，四周弥漫着树木的气息。在太阳的照射下，泥土腾起缕缕蒸气。这里处处充满了生机。野蜂正从它们的洞穴里钻出；昆虫在沼泽地里飞舞；一只鸟突然像子弹似的从灌木丛中穿出，去捕捉那些虫类，而后，又用同样速度拍翼而下。正当万物欢跃的时候，一列火车呼啸着向我们驶来，我们跨到路基旁，父亲把两指对着礼帽，朝车上的司机行礼，司机也舞动一只手向我们回敬。这一切都在瞬间完成的。我们继续踏着枕木往前走，枕木上的沥青在烈日的曝晒下正在溶化。这里交杂着各种气味，有汽油的，有杏花的，有沥青的，也有石楠树的。我们迈着大步，尽量踩在枕木上，因为轨道上的石子太尖，会把鞋底磨坏的。路轨两旁竖着一根根的电线杆，人从旁边擦过时，它们会发出歌一般的声音。这真是一个迷人的日子！天空晶蓝透明，不挂一丝云彩。父亲说，这种天气是不多见的。过不久，我们来到铁轨右侧的燕麦地里。我们在这里认识的那个佃户，有一块火烧地，燕麦长得又整齐又稠密，父亲带着行家的表情观察着它们，随后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态。那时，我对农家之事不怎么懂，因为我长时间住在城里。我们走过一座桥，桥下的小河很少有过这么多的水，河水在欢腾着流动。我们手拉着手，以免从枕木间掉下去。过桥一会儿，便到了护路工的小屋，小屋掩映在浓密的翠绿之中，四周是苹果树和醋栗。我们走进去，和里面的人打招呼，他们请我们喝牛奶。然后，我们去看他们养的猪、鸡和盛开着鲜花的果树。看完了，又继续赶路。我们想去那条大河，那里的风景比哪儿都好，而且很别致。河流蜿

蜒着北去，流经父亲童年的家乡。我们通常得走好长的路才返回，今天也一样。走了很久，几乎到了下一个车站，我们才收住脚。父亲只想看看信号牌是否放在不适当的位置，他真细心。我们在河边停了下来，河水在烈日下轻缓地拍击着两岸，发出悠扬的声音。沿岸苍苍的落叶林把影子投在波光涟涟的河面上。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明亮、新鲜。微风从前面的湖上吹来。我们走下坡，顺着河岸走了一阵，父亲指点着钓鱼的地方。小时候，他常常一整天地坐在石上，垂着鱼杆静候鲈鱼，但往往连鱼的影子都见不着。不过，这种生活是很悠闲快活的。但现在没时间钓鱼了。我们在河边闲逛着，大声笑闹着，把树皮抛入河里，水波立刻将它们带走，又向河里扔小石块，看谁扔得远。父亲和我都快活极了。最后，我们感到有点累了，觉得已经尽兴，便开始往家里走。

这时，暮色降临了，森林起了变化，几乎快变成一片黑色。我们加快起脚步，母亲现在一定焦虑地等待我们回家吃饭。她总是提心吊胆，怕有什么事会发生。这自然是不会的。在这样好的日子里，一切都应该安然无事，一切都会叫人称心如意的。天空越来越暗，树的模样也变得奇怪，它们伫立着静听我们的脚步声，好像我们是奇异的陌生人。在一棵树上，有只萤火虫在闪动，它趴着，盯视黑暗中的我们。我紧紧抓着父亲的手，但他根本不看这奇怪的光亮，只是走着。天完全黑了，我们走上那座桥，桥下可怕的声响仿佛要把我们一口吞掉，黑色的缝隙在我们的脚下张大着嘴，我们小心地跨着每道枕木，使劲拉着手，怕从上面坠下去。我原以为父亲会背我走的，但他什么也不说。也许，他想让我和他一样，对眼前的一切置之不理。我们继续走着。黑暗中的

父亲神态自若，步履匀稳，他沉默着，在想自己的事。我真不懂，在黑暗中，他怎会如此镇定。我害怕地环顾四周，心扑通扑通地狂跳着。四下一片黑暗，我使劲地憋着呼吸。那时，我的肚里早已填满了黑暗。我暗想：好险呵，一定要死了。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我确实是这样想的。铁轨徒然地斜着，好像陷入了黑暗无底的深渊。电线杆魔鬼似的伸向天空，发出沉闷的声音，仿佛有人在地底下喁语，它上面的白色瓷帽惊恐地缩成一团，静听着这些可怕的声音。一切都叫人毛骨悚然，一切都像是奇迹，一切都变得如梦如幻，飘忽不定。我挨近父亲，轻声说：

“爸爸，为什么黑暗中，一切都这样可怕呀？”

“不，孩子，没什么可怕的。”他说着，拉住我的手。

“是的，爸爸，真可怕。”

“不，孩子，不要这样想，我们知道上帝就在世上。”

我突然感到我是多么孤独，仿佛是个弃儿。奇怪呀，怎么就我害怕，父亲一点也没什么，而且，我们想的不一样。真怪，他也不说帮助我，好叫我不再担惊受怕，他只字不提上帝会庇护我。在我心里，上帝也是可怕的。呵，多么可怕！在这茫茫黑暗中，到处有他的影子。他在树下，在不停絮语的电话线杆里——对，肯定是他——他无处不在，所以我们才总看不到的。

我们默默地走着，各自想着心事。我的心紧缩成一团，好像黑暗闯了进去，并开始抱住了它。

我们刚走到铁轨转弯处，一阵沉闷的轰隆声猛地从我们的背后扑来，我们从沉思中惊醒，父亲蓦地将我拉到路基上，拉入深渊，他牢牢地拉着我。这时，火车轰鸣着奔来，